

七日评中评

点评\正言

1 一个合理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应该是倒金字塔结构，即身居下层者优先得到国家保障。因为身居社会形态金字塔的上层者，由于本身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即使他们罹患疾病，以他们拥有的财富及各种资源，也能让他们付得起医药费，看得起病。但身居社会形态金字塔的下层者，一旦身患疾病，便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医疗费用。(6月14日《广州日报》)——“金字塔”未解之谜。

2 ■扶公权力之威而成玩乐之风，使公权力在民众心中呈现出一种令人憎恶的狰狞面目。玩乐盛行的潜台词就是“当官不玩乐，请我都不做”。但事实上，有的人之所以能成为官员，恰是吃喝玩乐开路，又变本加厉地吃喝玩乐。(6月13日《羊城日报》)——这些玩官不“玩儿完”，百姓绝对过不好。

3 ■一项民心工程，只有搞好了，为老百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反之，如果徒有其名，甚至被一些人用来谋取私利，成为“贪心工程”、“伤心工程”，结果只能是扰民、伤民，滋生不满。(6月12日《人民日报》)——确有不少人打着民心的幌子行泯灭良心之事。

4 ■娱乐化是中国新闻界的三聚氰胺。新闻就是新闻，娱乐就是娱乐，二者承担的职能有很大不同。新闻走向娱乐化的倾向，是近年来一些媒体经受不住收视率、阅读率、转载率、网络点击率等指标的诱惑，不再重视新闻传播基本原则，盲目追求轰动、影响力的结果。(6月11日《中国青年报》)——慎防新闻娱乐化的“愚民”化。

5 ■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的“有钱”。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倒掉，即牵出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高官多米诺式的倒掉。“首富”手里的钱，曾让“慎刑论”的制度设计为黄光裕一人免于囹圄而开道，“有钱”足够践踏平等、践踏司法尊严，并非虚妄，足令千百向往特权的人赴汤蹈火身体力行。(6月10日《潇湘晨报》)——警惕“权心权意”为“兽富”服务。

6 ■试想，如果官员提拔的决定权不在“一把手”手里，书记便无官可卖，有人想为官，那最后只能在阳光下争取。所以，治理用人腐败，仅靠监督还不够，还得斩断权力与利益的连接链条，扩大用人民主和探索任职选举制等。(6月9日《新京报》)——千万别到了于淘宝网上都能买到官的那一天。



7 ■在某些语境中，常识的对立面是被扭曲的认知、被灌输的想法，例如黑五类的子女都是敌人和反革命；在某些语境中，常识的对立面是一些虚假宣传，例如水稻亩产13万斤；在另一些语境中，常识的对立面是貌似高深实则骗人的伪知识，例如变水为油的高科技……正是因为常识的这些对立面始终很强大，所以媒体经常反复申说常识，呼吁民众要相信常识、回到常识、坚守常识。(6月8日《南方都市报》)——怪不得今年高考广东省的作文题目都要从“九零后”抓起“常识”了。

又见股神出江湖

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英杰（山东烟台 资深传媒人）



个牛皮哄哄的叶先生将如何对待公众。生命诚可贵，我们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履行诺言，但还是想奉劝叶先生炒股是在玩银子而不是玩命，还是少拿生命做赌注为好，否则，其做派就不像是股神，而更像是亡命之徒。

自然，股神并不都是些唱多的人，也有拼却老命唱空的。比如，财经评论人侯宁就是极端的唱空派。侯宁先生原先是记者，后来改行炒股，他名声大噪于从2007年下半年的唱空。结果，经济危机成全了他，大盘还真就一路下跌到了去年年底的1664点。尽管股市阴风惨烈，侯宁却赢得了股神的美誉，一时间又是接受采访，又是开收费博客，好不风光。

然而，股市就是这样充满了变数，一贯唱空的侯宁今年以来遭遇了滑铁卢。因为他无视形势的发展，仍然预测说股市还会跌到去年年底的水平，甚至不排除到1300点。很多

侯宁的忠实粉丝因此而选择空仓，结果严重踏空，错过了反弹良机。眼见着大势并没有像侯宁说的那样凄惨，粉丝们自然无比恼火。侯宁被戴上了“金融界的芙蓉姐姐”的雅号不说，最近还有人正式状告侯宁开收费博客的网站，索赔一万多元。

其实，股市有涨有跌正是这个市场的魅力所在。而且股市的涨跌是谁也不能预测的，即使英明如巴菲特者也是白搭。对于这一点，最近刚到中国访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得实在：“不能人人都成为巴菲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看法，如果我能够预测股市的话，我的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了。”瞧瞧，还是有人生性耿直，不愿意装神弄鬼唬人。

话虽如此，但不时出现的牛皮哄哄的中国股神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可以将股神的多寡和声音的强弱来判断股市的牛熊。实际上，当股市跌倒1664点的时候，很多股神都偃旗息鼓了；而当股市在6000点的高位上时，甚至可以说连门口卖冰棍的王大妈都成了股神。有鉴于此，可以有以下结论：当股神夹起尾巴做人时，那就是熊市的底端；而当网上网下到到处都是股神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轮牛市的顶点。

当然，至于笔者这个来自股市内外的心得是否有道理，诸位看官：还是不妨让实践来检验吧！

天下思想

特长教育如何异化为应试噩梦

文\本刊特约撰稿 童大焕（北京 资深传媒人）

各地自行其是的高考加分政策已经乱成一锅粥，它在一些地方成为权贵子弟的专利，在一些地方成为招商引资的工具，与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联系越来越疏远。笔者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跟教育无关的加分政策都应立即取消》，认为即使有一些加分政策的确还有保留的必要，制定权也应该全面回归教育部，且出台前必须经社会公开讨论，出台后必须严格实施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除了给基础教育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考生可以实施加分政策之外，即使与教育本身直接相关、直接代表考生素质的加分政策，也不宜实施。加分政策的出台，原本是为了克服统一高考制度下无法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弊端，给另一些在某些方面有特长和爱好的考生以深造的机会。但是，一旦这

种加分政策也成为全国统一的某种标准，那么，原本是少数人的兴趣爱好和自然发展中呈现的特长，就随时有可能成为强加在众多考生身上的新的应试教育枷锁！原本以潜能开发、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加分政策，最后却反过来成为限制学生自由发展和创造的镣铐！

这迫使我们全面考虑是继续统一高考，还是从速实现世界通行的高校自主招生办法？可能十个中国人有八个会站出来反对高校自主招生，他们认为统一高考是贫寒子弟上升的惟一通道也是最公正通道，这个通道一旦堵塞，权贵子弟腐败的机会更多了，而贫寒子弟翻身的希望更渺茫了！

这其实是个经不起证明的表面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

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报告还表明，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

简言之，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上权贵世袭传统，到今天统一高考后仍能见其遗风。再严厉严格的统一高考制度，也挡不住权贵子弟在竞争中先占据优势地位。统一高考没有给贫寒子弟大学毕业后根本性的就业竞争优势，却在应试教育把人变成标准件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得失相抵，失远大于得。

先锋杂文

蒋介石缘何“改名”常凯申？

文\乐南（海南海口）

当战国时期的南郭先生留下“滥竽充数”笑柄已逾两千年的时候，今天的一些大佬们也不遑多让。

连日来，各大媒体刊发报道称，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陈琼）中，竟然有几十处名字谬误，且不说“林丁·C”、“赫萨”等洋味十足的名字，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林同济、夏济安等，甚至连蒋介石(Chiang Kai-shek)都被改名为“常凯申”。

听闻此讯，不知曾在清华大学历史课堂执教过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晗等大师们如果九泉有灵，将作何感想；不知曾叱咤风云的蒋介石、林同济等先生们若是地下有知，将如何愤懑。就连听惯了大学校园论文造假、见惯了专家学者学术抄袭之新闻的笔者，也是被吓出一身冷汗来——原来历史学家竟然可以如此篡改历史！

不妨先来认识一下清华园的王齐先生。王奇，女，今年46岁，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6年北京大

学后执教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后留学俄罗斯，1995年取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同年执教清华大学历史系。出版专著多部，曾获“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等多项殊荣。

不妨再来认识一下“中央级”的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隶属于中央编译局，“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使命，以‘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为座右铭……拥有高素质的管理、编辑、出版和发行人员，能胜任英文、德文、俄文、法文、日文、西班牙语等多种外文图书的编译和出版工作。”

当然，还是要看看事出何因。据该书责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陈琼女士说，由于时间很紧，作者王齐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如大家熟知的Peking-北京等)标注的中国人名，而且“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加上陈琼自己不懂俄语，该书引用自俄语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校校过的”。

笔者不由得有些纳闷了。虽然，在俄罗斯留学多年的王齐先生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专

业俄语校对可能对国外流行的韦氏拼音一无所知，虽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使命”的陈琼编辑可以说自己不懂俄语，但是在专著阐述近现代历史事件的时候，顶着历史学副教授头衔的王齐、有着“中央编译局”光环的出版社怎会连主要人物都能弄错，活生生地将“蒋介石”一笔抹杀，造出一个“常凯申”来？

想来，无非是作者在高校考核的压力之下、在晋级教授的诱惑当中著书成瘾，在飘浮风盛行的大学校园中、在一知半解的“课题研究”里迷失自我罢了；无非是出版方在热衷炒作、迷信权威的思想下丧失严谨，在经济挂帅、追求码洋的“现代商业出版原则”中利欲熏心罢了。

不由得想起那为了名利混入齐国“国乐队”的南郭先生来了。曾几何时，乐师做啥他做啥，甚至脸上的表情还比别人动情忘我，蒙骗度日。只是好景不长，终落得灰溜溜逃窜、遗臭万年的下场。

只是，对于今天这些批着清华、“中央”等华丽外衣，顶着教授、“高素质”等吓人头衔，误人子弟、愚弄百姓的家伙们，有关方面是不是也要来个逐一甄别了。至少，也要“以散布谣言”来个“跨省缉捕、捉拿归案”才是吧！

南海时评